

卅六年的軍旅

畢生的驕傲(下)

· 吳慶昇口述，蔣彤雲整理記錄 ·

爲了讓F-104悉數安全飛回來落地，所有技勤人員卯足了勁在臺中、新竹兩地奔波。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一日看著最後一批飛機自○○○起飛，我率最後一批技勤人員搭乘火車返回新竹，看著窗外，想起所有修護弟兄群策群力的辛苦與努力，終至圓滿完成沙將軍指令，過程既辛苦又驕傲，心情筆墨難以形容。



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完成換裝任務，接收第一架F-104型雙座戰機（左一的吳慶昇時任二聯隊場修中隊飛修分隊長）。

另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是以前飛機老舊，修維護經常是拆東牆補西牆，不過每將大故障的飛機修妥，看著飛行員駕馭飛機在空中成功試飛，心裡是很驕傲。

記得一架編號「四三七五」的F-4D因爲艙壓故障，躺在地上一年多，不知何故始終修不好。我帶著總班長黃天賜、電器工廠總班長許慶湧、加溫加壓總班長等人，仔細尋找影響艙壓系統的所有可能問題，零件被拆得一蹋糊塗，一遍又一遍完整測試所有系統上的線路、管路和附件，終於修妥這架超級難修的故障機。「四三七五」歸隊後，飛行員說這架機是所有F-4D裡艙壓系統最棒的，後來這架機調至十二隊當偵照機，性能好到了隊上的金剛機，驕傲啊！

當年F-4換裝時我是少校分隊長，民國八十一年幻象換裝前法國人首次來基地現場勘查，當時我是上校修護長，當技勤訓員選優派往法國接受種子教官訓練時，我已是司令部修護組副組長，負責選員作業的成員之

一。赴法種子教官技勤員額多達一百八十六名，爲了派出空軍最優秀人員前往法國受訓，全空軍選員，要求極爲高標，語言、專業……幾個門檻訂得都高，中華民國空軍技勤人員沒讓人失望，在法受訓期間樂觀積極進取，表現令法國人刮目相看。

當年派赴法國受訓的種子軍、士官，後來全部留在軍中貢獻所學，直到服役期滿，甚至延役，很多軍官調至其他基地歷任大隊長職，甚至晉升少將。

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一日接任新竹基地修補大隊長，我看問題習慣看別人看不到的那一面，謹慎運用職務所賦予的行政權力加以改善，我利用大隊長任內做了幾個大的改變。幻象進駐基地以後，所有軍士官兵都很小心謹慎，但是再謹慎，仍不免發生因爲拖機或倒機入庫時不慎將飛機磕碰事件。由於幻象造價昂貴，拖車班員很自責，我深思如何避免這種事再次發生。

想到之前搭民航機出國，從候機室玻璃帷幕望向停機坪，常看到民航機從停機位置拖至滑行道上，拖車是「面向」飛機，這與基地拖車班員「背向」幻象飛機倒機入庫作法截然不同，因爲不是面向飛機，一個閃失便

易造成碰撞事件。我遂向聯隊長葛光越將軍報告民航機作業方式，建議比照辦理，獲得葛聯隊長全力支持。於是我將拖車流程與方式稍作改變，後來幻象入庫，拖車班長是面對飛機推機入機堡，取代以前幾十年來傳統「背向」倒機入庫的方式，這之後再也沒發生飛機磕磕碰碰的事件了。

另一項改變是減少地面動態，讓地安事件頓時歸零。通常清晨首批飛行任務前，聯隊長、十一大隊長和相關人員會群集飛管大樓督導，這時，地面上常看到的景象是飛機滑來滑去，拖著飛機電源的拖車來回跑，載著飛彈的車子來來去去，油車來來去去



吳慶昇（左）在大隊長任內與時任聯隊長葛光越將軍（中）、參謀長劉震武上校（右）合影留念。

，各式車輛非常忙碌，匆忙中偶有地安事件發生。我當時思考如何將忙碌的動態減至最低，其中最關鍵的是啟動飛機的電源，如果每一座機庫都有一套固定電源，便能將大部分的動態減到最低。

我因常到後勤司令部開會，獲悉之前為配合美國軍售的F-16戰機，軍方買了至少M32A-86D電源車（空軍在F-16新機的採購案中所採購的電源車型號），後因F-16啟動時除了電源還需要氣源，M32A-86D電源車不適用，庫房因此堆積了許多M32A-86D電源車。

幻象戰機與F-16不同，幻象啟動時只需電源，堆積在倉庫裡的電源車剛好能提供幻象需求，我向聯隊長葛將軍報告，說明如將每座機庫堡固定配備一套電源，將目前活動電源改變成固定電源，飛機便無須拖來拖去。葛將軍認為可行，於是向總部爭取，總部派員至基地現勘，接受建議，立刻調整編裝，自此原本忙碌的停機坪動態變少了，變得井然有序，地安事件頓時歸零。

我任後勤司令部修護處長時，總司令部督察長以功能重疊為由，廢除空軍各聯隊的品管科，將品管科併到督察室，且以桃園基地做為試辦基地

，於是桃園基地督察室除本身作業之外，尚須兼品管工作。事實上，督察與品管是兩個不同功能的單位，貿然廢除，後續產生的問題不少。時任後勤司令部司令周文沖中將發現這個問題的嚴重性，交代我規劃恢復品管科並予精進品管制度，我雖完整的說明並報告計畫，總部督察長仍有他的堅持，於是周司令指示我巡迴全軍各聯隊簡報，並聽取各部隊長的意見。我於巡迴全軍各聯隊，綜合各部隊意見後，修正並精進品管科的任務及職責。兩年後，空軍再度恢復原有良好的品管制度，並更名為品質與標準科，這說明堅持做對的事情一定會有正面的收穫。

小時候，家距離臺大不遠，知道臺大是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，很羨慕，但是因為家境不好，對我而言讀大學如同天方夜譚，未料多年以後，我竟成了臺大碩士生。當年在一指部主任指揮官時，國防部與臺大合作推動產官學軍交流計畫，臺大EMBA開放部分名額給軍方現役將官就讀，惟因名額有限，得經過激烈的入學考。為了成為臺大人，我花了很多時間讀書，有幸被錄取，成了臺大EMBA九十二年班的學生。就讀臺大期間是我這一生最精華的求學階段，班上同學多半



吳慶昇自下部隊，都在艱苦單位奮鬥，即便任務再多再煩，工作再累再苦，他仍維持一貫勇於任事，敢於創新的積極態度，被賞識拔擢，擠身將星之列，於民國九十年在至親見證下，晉任掛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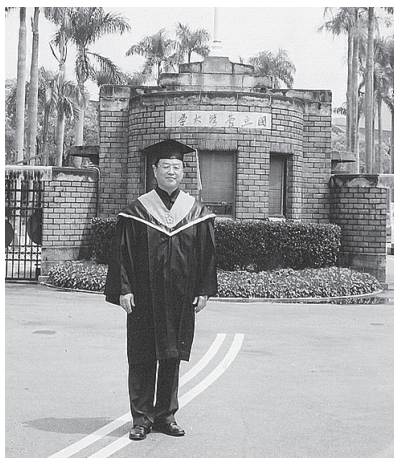
是各領域的菁英，與他們同窗，敦促自己保持學習的心，並學以致用。

後來我用平衡記分卡做為評

估國軍PME (Precision Measuring

Equipment, 「精密量具裝備

」之英文縮寫)作業體系準則，也就是試驗裝備校正體系研究。我國早年的國防領域是國防部與參謀本部兩足鼎立，後來國防法成立後，軍政、軍備、軍令三足鼎立，權責也有所調整，所有資源在國防部。當時我在聯四，希望能改變前述生態，於是運用在臺大研究撰



吳慶昇小時候家裡窮，連讀大學，當個大學生都奢，沒想到長大後，靠著勤懇努力，不僅圓了夢，還是臺大畢業生呢！

著的碩士論文，不但改變了國軍的試驗裝備校正制度，論文還被引用到國軍體系中，且至今仍再運作中。

就讀臺大EMBA，不僅圓了小時候當大學生的夢想，對我思、我想、我看事情也有深遠的影響。

民國六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搭火車至機校報到，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一日退伍返家，回顧三十六年軍旅生涯，每個階段都是在空軍最辛苦的單位歷練，我將所學、思維付諸實現。就幕僚職而言，先後歷練科長、組長、處長、副參謀長、國防部助理次長兼處長等幕僚主管；就主官而言，從分隊長、中隊長、大隊長到一指揮部少將指揮官，一路走來不敢荒廢怠惰，總是埋首工作中。我感謝空軍的栽培，深以曾是空軍一份子備感驕傲。

(全文畢)

天翼海獸

詩致航教館

走進航教館
時代的分秒醉醺醺
天空突然暗下來
閃電言語著
雷霆 潛鯊 飛虎
如純粹的巨獸
扔下感情的包袱
穿起傲岩般的眼神
漫天閃爍點綴
編織起鬥戰的魂魄
期望的機翼
呼嘯而過 已是此生的歸宿
任務交付完美落地
最後高舉笑容
鷹視山高水長的花火
接著轟隆隆的滑落此起彼落
我彷彿聽見識別的眼淚
翱翔的肩骨 偵測的故事
慢慢地從追蹤的荒野
滴下枯萎的強悍
不肯睡眠的風飛沙

· 林浪子 ·